



名闻文化

一

三年前,一次偶然的机会,大洞子的谢金川先生告诉我们,大毛洞一石壁上刻有杨秀林写的诗,他的三叔至今仍记得那首诗。

大毛洞与我们老家相邻。分田到户前,同属大毛洞生产队,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为公平分配土地,便将大毛洞屯一分为二,这样更利于住户与土地集中管理。大洞子距大毛洞不过五公里,且谢家与大毛洞何家是亲戚,谢先生的话理应可靠。

杨秀林的诗近在咫尺,却湮没无闻数十载?我们带着疑惑与新奇,于2023年7月21日随谢先生踏上了寻诗之旅。

谢先生曾在县广播局工作,退休后醉心于乡土文化探索,常在乡间行走。此行由他引领,我们先至水井坳参观古城堡。城堡踞于坳北小山之巅,北面悬崖陡立。登顶远眺,其地可攻可守,战略位置显著。然岁月冲刷,城墙早已断壁残垣。盛夏的风轻拂而过,仿佛低语着尘封的往事。



抵达大洞子时,烈日当空。我们先后探访了夏家楼遗址和杨家古墓,随后拜访谢先生的三叔。老人年逾八旬,精神矍铄,声如洪钟。刚一落座,问及杨秀林的诗,他脱口而出:

为国为民走西东,
穷干苦干盼雪中。
谁知光阴似流水,
舍己事任到老鹏。

我们好奇他如何得知此诗。老人说,儿时常去大毛洞玩耍,见多了便记住了。问及诗的具体位置,他只记得在当年的大路边。几天前,他与侄儿谢金山去板岩洞吃酒,归途曾寻访,却未找到。“儿时记性好,背首诗不稀奇,可久不走的路,旧迹难寻了。”他叹道。

辞别老人,我们直奔大毛洞。在老路上反复搜寻,诗踪杳然。无奈之下,我们致电大毛洞一位姓何的表叔。他读过高中,或许知晓。电话接通,他说只记得前两句,后两句已模糊。他知晓大概位置,但当时正放羊,抽不开身。按其指点,我们又寻了一个多小时,仍无所获。

我们只好再次致电表叔,恳请他

抽几分钟带路。他略作犹豫,答应了。从公路边出发,步行约两百米至一处破壁前。他指向石壁:“喏,那就是杨秀林的诗。”我们凑近细看,前两句字迹尚依稀可辨,后两句已漫漶难认。若非有心,断难察觉这石壁上的墨痕。



石壁高四五米,林木环绕。中下部内凹,可遮阳避雨。昔年老鹏至甲岩未通公路时,甲岩、说洞、甘洞的乡民赶老鹏街,必经此地。这条路我们曾往返多次,却从未留意壁上诗痕。

之所以执着于此诗,多半缘于作者杨秀林。自记事起,父亲便常讲他的故事:1949年解放天峨时,凤山游击队与土匪在岩孔激战。岩孔位于广子堡南侧,地势险要,居高临下,可俯瞰老鹏、五福军情。当时有个叫何祖一的人,误以为游击队已撤,竟站在大石板上呼喊,为土匪送饭。殊不知杨秀林就潜伏在侧,一颗子弹“嗖”地飞来,穿耳而过,何祖一一声倒地。

我们曾咨询县里文保部门,问此诗可否列为县级文保,得到否定的答案。于是,2024年10月3日,我们自筹资金,在原址为这首诗立了石碑,并请书法爱好者李捷对诗迹进行复原。



后来,我们遇到几位曾常走此路赶街的老人,试图求证诗中文字——如“为国为民”有人读作“为国为己”,一字之差,谬以千里。记得此诗者寥寥,其中板岩洞的李长鹏老师,年逾七旬,记得较清。一次在小毛洞相遇,他还提及:“团洞也有首杨秀林的诗呢!”他说记不得内容了,诗在一个岩洞里,不知修路是否损毁。团洞我们听说过,未曾到访。问及远近,他说开车十几分钟即到。见我们迟疑,他当即表示可带路。因当日事忙,只得约定改日。

二

杨秀林在大毛洞壁诗的消息传

壁诗寻踪

文 | 桥上听雨

开后,一位朋友告知:平里的白岩脚也有他题写的诗。白岩脚,古称白岩寺。我们幼时曾在此住过一宿,年纪太小,记忆模糊,只恍惚记得有十多栋瓦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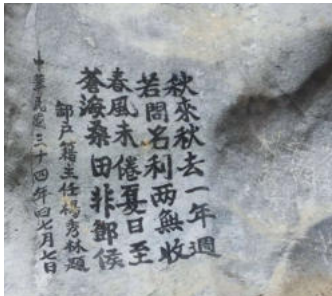
2023年某个周末,我们带着几位同学前往白岩脚寻诗。本想联系当地一位老师做向导,因其无暇,只为我们讲述了白岩脚的一些传说。平里,本就是传说之地,仙人凿山,仙人插箭,仙人封水,特别是“不怕平里田大丘,就怕三年两不收,今日封住洞口后,明朝水往威来流”,流传当地百姓之间。沿山路向上行走不到十分钟,抵达一处狭小山坳,两侧石墙高约两米。立于坳口,抬头南望,白岩寺巍然屹立于百米之外,形如狮面。



步入寺址,瓦屋已荡然无存,唯余断壁残垣,爬满葛藤。时值初秋,粉绿的葛藤花肆意绽放。走近石壁,墨迹渐渐显现。终于在右侧石壁上找到了杨秀林的诗,历经沧桑,字迹竟保存完好,笔锋刚劲不失柔润,足见其功底。诗曰:

秋来秋去一年过,
若问名利两无收。
春风未倦夏日至,
沧海桑田非邓侯。

诗后清晰地写着“户籍部主任杨秀林”,这说明杨秀林当时任户籍部主任,负责到老鹏、八腊、芒暮等地调查人口情况,与在团洞屯的一个洞口的墨迹“清查户口”相吻合。



相传一位高僧来到白岩寺建了一座庙,招收徒弟,教授文化,渐渐地,来自白岩寺读书、烧香的人络绎不绝。在杨秀林的诗下面,这位僧人《吟诗一首》:

白岩洞中仙佛家,
青山绿水似天涯。
远观山川无限处,
善僧遥驻在中华。

一位地理先生陈先美在旁边附和一首:

祖峰顶上寻真迹,
四方八面景致山。
清风明月甚好看,
留与沧海万万年。

三



与杨秀林之子(前排中)合影

夏意犹浓,秋气已悄然而至。谢金山先生提起,他曾去过杨秀林的老家那贯(凤山县乔音乡板吉村),与他堂姑家相邻,那里石壁上也有杨秀林的诗。于是,寻诗的步骤再次延伸。

天蓝如洗,阳光和煦。谢先生引路,我们直奔那贯屯。屯子离二级公路不足两公里,四面环山。抵达其堂姑家,大门紧锁。隔壁便是杨秀林家——确切说是其子家,同样门窗紧闭。是谢先生记错了?既已至此,岂能空返。

如今村人多外出务工,炊烟稀少。我们在村中徘徊,行至山脚一户半楼半地的房屋前,楼下两人正用骡子驮运石砂。问起杨秀林,他们摇头不知。楼上大门敞开,三哥径直走入,片刻即出。屋内一女子说杨秀林是她爷爷,他们正在吃饭,请我们稍候。谢先生提议再去别处打听,我们不妨等等,毕竟屋里有人是杨氏后人。不过两分钟,一女子拄着拐杖挪至门边,手扶门框,邀我们入内。



刚坐下,她便递上罐装王老吉。用餐者陆续出来,听闻来意,其中一位背着小孩的女子道:“杨秀林是我的亲爷爷。”我们惊喜交加,急问其父可在。她说父亲上山捡茶籽了,但可

电话联系。言毕即拨通电话,通话后让我们去大公路边她大姐家等候。

其姐在路边经营杂货店。约半小时后,她的父母归来。略作寒暄,其父不顾劳顿,带我们至那贯路边一处内凹的石壁下——此壁亦可遮风挡雨。

壁上清晰地看见杨秀林用毛笔写的三首诗:

(一)

污吏贪官害人民,
征粮征款又征兵;
若要我帮干戈息,
除非下令免三征。

(二)

失所流离不灰心,
专杀土霸与劣绅;
一九四九全解放,
夫妇团圆享太平。

(三)

连任村长已三年,
护爱百姓不贪钱。
谁知狗贼心不服,
烧我房屋夺我权。



他还领我们去了西南方向另一处石壁,可惜墨迹已无,诗的内容他也回忆不起了。我们也向他们介绍了他父亲写在大毛洞和白岩脚的诗,给他们看了壁诗的字迹,他们感慨万千。

四

自那贯归来,团洞之念时萦心头,却如仲夏阵雨,倏忽来去。另一重顾虑是:若那岩洞已遭破坏,岂非徒劳?虽离县城不过二三十公里,终是迟迟未能动身。

机缘巧合,我们结识了团洞屯一位同龄的老表。问及杨秀林的诗,他脱口背诵出来。再问诗是否尚存,他说仍在,但需进洞方可见。闻此信息,我们喜不自胜。

三日周末,我们决意前往团洞探个究竟。抵达说洞村后,边走边问。路旁盛开着不知名的野花,雪白、粉黄,虽已过盛春,却似专为装点这山间初夏。柔风轻拂花海,香气诱人。我们忍不住停下车,步入这花的世界。

驱车前行,一路留意路旁岩洞。行至一寨子,大门敞开。入内探看,不见人影。大约是听到声响,一位妇女端着苞谷籽从小门走出,(下转二版)